

船山遺書

第二函
七冊

春

秋
稗
疏

船山遺書 經部

中華民國廿二年十二月
上海太平洋書店重校刊

劉陽 李英侯 總勘
劉陽 張告吾 輯校
平江 李蘊平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春秋稗疏二卷國朝王夫之撰夫之有周易稗疏已著錄是編論春秋書法及儀象典制之類僅十之一而攷證地理者居十之九其論書法論閔公元年書季子仲孫高子皆不名乃閔公幼弱聽國人之所爲故從國人之尊稱然攷襄公之立實止四歲昭公之出亦非一年均未聞以君不與政書事或有變文何獨閔公見存反從國人立議其論春秋書戎皆指徐戎斥杜預陳畱濟陽東有戎城之非且謂曹衛之間不應有戎證以費誓似乎近理然周之戎如今土司參錯於郡縣觀追戎濟西則去曹近而去徐遠至於凡伯聘魯歸周而戎伐之於楚邱則凡伯不涉徐方徐戎亦斷雖越國安得謂曹衛之間戎不雜居如此之類固未免失之臆斷至以鸚鵡爲寒號蟲反斥埤雅之僞以延廐爲延袤其廐亦爲穿鑿杜注陘亭在召陵南不云卽在召陵乃刪除南字而駁之尤爲文致其失然如莒人入向之向謂當從杜預在龍亢而駁水經注所引闕駟之說誤以邑名爲國名足以申杜注之義辨杞之東遷在春秋以前辨殺州吁于濮非陳地辨洮爲曹地非魯地

音推小反不音他刀反辨貫字非貫字之誤辨厲卽賴國非隨縣之厲鄉辨踐土
非鄭地辨翟泉周時不在王城之內辨魯莒之間有二鄆辨仲遂所卒之垂非齊
地辨次鄆之鄆非鄆國亦非鄭地辨春秋之祝其非漢之祝其皆足以糾杜注之
失據後漢郡國志謂鄆在高平據括地志謂胡在鄆城據漢書地理志謂重邱在
平原據應劭漢書注謂陽在都陽皆足以補杜注之闕至於謂子糾爲齊襄公之
子

案劉瑾詩集傳通釋解何彼穠矣篇亦以桓公爲襄公子然瑾由誤記與夫之有所互辨者不同

謂魯襄公時頻月日食由於誤視暈珥

亦足以備一解在近代說經之家尙頗有根柢其書向未刊行故子糾之說近時
梁錫璦據爲新義輦不書族定姒非諡之說近時葉西亦據爲新義殆皆未見其
書也

春秋稗疏卷上

衡陽王夫之譔

隱公

春王正月 以夏時冠周月之說朱子辨胡氏之非詳矣且以經文求之言正月而繫之王則明此正月乃周天子所頒之正月公羊氏言王者孰謂謂文王也說雖迂謬亦以明改正授時惟革命之王定其名實而正月之文自周頒矣若夫子以己意欲行夏時則但當言春正月不可稱王王不以爲正月卽不得天亦不能矯誣以泯亂一代之制又豈夫子所欲垂法之正月可自稱王乎不敢自專又豈敢假冒王章以欺天下邪春秋之義微而顯此言王者其義不一周旣東遷諸侯僭擅蓋有不遵其正朔者故稱王以見魯所秉者周禮公羊所謂大一統此一義也王爲今王以王冠月明三統遞建正月之號不一而此之正月乃今王之正月非夏商之正月此又一義也然以建子之月爲正月惟周之王天下以革命不相沿之故立杳茫之天統而異乎天之顯道則此正月乃王之正月非天之正月以

禹周正之差夏時得天之意此又一義也經文化工之筆游夏不能贊於此見矣
三統之說曰夏正建寅商正建丑周正建子云正建者以所建爲正月也故曰王
者改正朔若仍前王之正月爲正月則正未嘗改矣明言周正建子而謂周稱建
子之月爲冬十有一月則何改之有乎周禮有正月有正歲正歲建寅之月也正
月建子之月也或以正月之吉始和爲疑言建子之月冬氣蟄發不得言和不知
古人之候氣於微故三統謂之三微冬至日回北陸一陽生於地下故從其微而
謂之曰和如於其著而言之則建寅之月日方在亥月吉朔旦正冬春之交嚴寒
方冽亦不得謂之曰和何疑始和非建子之月乎豳風言一之日二之日者乃追
賦太王以前事不足爲據而其曰七月流火則公劉以來自用夏正也建寅者以
立春爲歲首建子者以冬至爲歲首不以大雪自冬至至春分陽氣始發可謂之
春春者蠢也蠢動微動也春分以後百昌怒生其動不蠢矣建子非春之說不可
執也何得以臆見立夏時冠周月之說使聖人矯立王制而亂一代之成憲哉

戎 杜氏范氏皆以爲氏羌之別種按氏乃有扈氏之苗裔子孫遷流逾隴而西

羌乃三苗姜姓之別舜遷之於三危後漸入內地居隴蜀閒是氏羌種類皆居西南內則武都外則河湟去山東懸隔春秋時戎狄內雜不聞氏羌東徙可云如後世氏羌之類不可竟指爲氏羌傳注家泥東東西戎之說而不知通耳杜氏謂陳畱濟陽縣東南有戎城似矣然費誓稱徐戎並興東郊不開魯所亟與會盟者必此戎也孔氏謂徐州之戎帝王羈縻統馭秦始皇逐出之此戎當在魯之東南安東贛榆之閒若濟陽乃豫州之域地在魯西今曹縣地蓋曹衛之境未聞有戎居此則杜解固未確也

向 杜解譙國龍亢縣有向城龍亢地在今懷遠縣境漢書沛郡有向縣注云故姜姓國炎帝後地近蕭縣言譙國龍亢者晉併入龍亢爲譙王國邑也後漢書注云地道記曰左傳隱二年入向城在龍亢縣東南而闕駟十三州志曰軹縣南山西曲有故向城卽周向國也傳曰向姜不安於莒而歸者也今按軹縣之向邑也非國也傳所謂王以蘇忿生田向與鄭注云在軹縣西地名向上者也其地去莒千里而遙莒以小國偏師安能越齊魯宋鄭而入其國都則班書爲是闕說非也

地之以向名者不一軹縣有向矣扶溝亦有向會吳之向也長葛有向襄十一年諸侯師於向者也皆如字唯此龍亢之向國音式亮反顏師古注云然

贈 公羊傳曰車馬曰贈贈以贈葬而用車馬者疑爲遣車但遣車塗馬爲物甚微而喪禮葬有容車列生時所乘者於匱前以爲容觀不以殉也仲子僭夫人之禮其翟厭與仲子之卒不見於春秋蓋在隱公未立之前至是始歸贈者與秦人歸襚不及大斂同皆周末文勝之陋也

紀履綸 左傳作裂繻裂與厲同禮記所謂鞶革也小囊盛帨巾者加繻以緣飾之鄭康成內則注引此經文爲釋繻采色繒也名必有義字必從名裂繻字子帛故當從左上讀如裂下相俞反

日有食之 月之朔望必以日月之食爲準非合朔則日何由食非正望則月何由食此曆法一定不易之理也春秋所書有言日不言朔者有言朔不言日者有但書月而日朔皆不言者杜氏以爲史失之穀梁氏則曰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言朔不言日食旣朔也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專家之學事理迷謬焉有日食而

可謂之晦日可謂之既朔乎其言夜食尤爲舛妄食限在夜夜卽朔也所惡於日食者以日光受蔽人不得見故爲災眚若食限在夜無所蔽於人閒不足爲災故曆家可無夜食之法又云王者朝日日出而有虧傷之象故知其食於夜尤足令人姍笑不禁日食者月正在日下蔽日人不見耳於日何傷乃旣復而猶有傷乎王者朝日春分之禮非旦旦而朝日卽令旦旦朝日偶有陰雲何從得見唯算入食限則雖京師雲翳而千里之外陰晴旣異自見其食豈藉一王者之目擊而始知哉專家之學聞不多而疑不闕不知而作如此類者衆矣其不言日不言朔者公羊謂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其說較是所謂失者朔失也非日食之失也周用天統曆爲法遠而多疏不能審定定期則所謂朔者非朔故夫子曰行夏之時言周曆違天不可行也其不言日又不言朔者則所置朔失之愈遠蓋有差至三四日者矣春秋因其謬而分別書之以顯周曆之謬以定百王敬授民時之大法抑不待貶而大義自見穀梁固不足以知之

杞 杜氏云杞本都陳畱雍邱縣桓六年淳于公亡國杞似并之遷都淳于乃以

地理攷證經文雍邱去淳于地且千里淳于卽亡杞安能越鄭宋魯齊而遠并之
遽舍其故國而爲千里之遷則杜說固屬未詳漢書注雍邱故杞國武王封東樓
公於此先春秋時徙魯東北淳于之亡入春秋後十七年則杞初不因并淳于而
始東遷也莒取牟婁牟婁杞邑杜氏亦云城陽諸縣東北有婁鄉後漢書平昌侯
國有婁鄉注謂是牟婁地屬北海諸縣今諸城也則杞之國在青州齊之南魯之
東春秋前已不都雍邱明矣雍邱今杞縣春秋時爲宋鄭二國之爭地蓋王子友
遷於新鄭之時杞已去雍邱而遷北海其後或都淳于或都緣陵皆在青州之南
境特未都淳于之時未攷其地果何在要其在安邱諸城之閒與莒爲鄰已久離
雍邱之故封則無疑也

鄧師師公 輦不稱公子四傳皆以爲貶詞左胡以其固請強君不義猶爲近理公
穀謂以弑君故貶則會師之日尙未成弑及其逆女大惡已成不貶之於罪已彰
著之後而逆億之於弑械未成之先何說邪無駭亦公族也不稱公子公孫傳以
爲春秋之始猶爲近古故大夫不得賜族而但書名挾也柔也溺也皆猶之輦也

至鞏以弑成桓公之篡故與聯族屬以寵之稱公子以亂國法自鞏始也若益師
彊之稱公子則於其死而加以殊寵非生者之可徵也稱公子之與否固無關於
褒貶不然慶父之惡豈在鞏下而始終以公子稱抑又何也

濮 地以水名則凡水之濱皆可名也而亦必於其水之濱按水經河水東至酸
棗縣濮水東出焉又曰瓠子水東北過廩邱爲濮水酸棗今延津廩邱今范縣蓋
西自延津東至濮州皆濮水之濱可名爲濮特地在河北與陳國之境旣限以大
河而中間宋地陳之封壤不得有濮名也衛使右宰醜洩殺州吁於濮衛人自於
衛地殺之若殺石厚則傳言洩殺於陳亦以明濮非陳境矣杜解云濮陳地非也
此時衛未東徙尙都衛輝而延津在其東南爲邊境自陳至衛之孔道殺州吁於
境上亦戮於甸人之遺意若後漢郡國志言東郡濮陽春秋時曰濮則迂道而東
非陳至衛之途蓋亦未審

觀魚於棠 棠在今魚臺縣濟水東流過之河濟合流以來河逕其南出廟道口
周定王以前河方北流獨臨濟水故公羊傳曰棠濟上之邑也隱公蓋臨濟而觀

之觀左氏作矢矢陳也濟亦大瀆也雖有魚非可陳而觀者蓋魚之爲言漁也陳其取魚之具而觀其獲也北方唯冬可以取魚故周頌潛有多魚詠季冬薦魚之事周正之春夏正仲冬以後也於時乘冰合魚聚於淵而多設罾梁罾罾以取之此謂陳魚而觀也又按杜氏於此及會戎於唐皆云方輿之武唐亭一地二名者古者侯國封疆小而人民聚故櫛比置邑各爲之名子曰十室之邑十室可名爲邑猶今之鄉團耳則唐棠密邇而邑名異無足疑矣

艾 杜解泰山牟縣有艾山而桑欽水經云沂水出泰山蓋縣艾山南過琅邪臨沂臨沂今沂州也酈道元說地近莒之浮來後漢郡國志琅邪臨沂縣注隱六年盟於艾杜預曰縣東南有艾山又與左傳解云牟縣者異按沂水有二一則浴乎沂之沂在曲阜漢晉以下曲阜并入蓋縣其水南流入泗一則發源琅邪東流入海蓋縣亦有二一在曲阜讀如字古拜反一音古盍反齊邑也地近於莒後爲王驩食邑是以互相淆訛艾山自在琅邪之蓋杜云泰山者非也曲阜之蓋

古拜反乃

魯國都郊關內地齊方疆盛其肯至魯都而受盟乎則艾在齊南魯東近浮來而

屬琅邪明矣吳齊戰於艾陵其卽此艾與

垂 左傳云遇於犬邱杜解犬邱垂也地有兩名則杜旣知垂之卽犬邱矣而又曰濟陰句陽縣東有垂亭豈不自相背戾邪犬邱於漢爲敬邱漢書注云明帝更名太邱應劭曰春秋遇於犬邱在此水經注言睢水側有犬邱王莽改曰敬邱縣屬沛郡而句陽縣屬濟陰一臨睢水爲宋地一近濟水爲衛地傳稱宋公以幣請先見修主道也則垂爲宋地審矣睢陽有雉水字从犬而音同垂然則垂本雉也尤知其非垂亭也

郎 杜解詳於紀地唯郎闕焉今按後漢郡國志高平侯國注言隱九年費伯城郎在此高平於西漢爲橐縣在金鄉鉅野之間地近於宋隱公於時方將與宋爲難故非時亟城之

防 郛防 邑名有地相近而名同者攷證之所以難也會防之防在漢華縣屬泰山郡其地當在齊魯之間故文姜會齊侯亦於此取防之防杜云在高平昌邑縣西南與成武東南之郛城同在魯西而爲宋地魯旣取之於宋莊二十九年因

城之爲臧氏食邑觀臧紇自防奔邾則其爲昌邑之防在魯西南可見矣

桓公

孔父 杜氏旣云孔父嘉孔子六世祖則知孔父之名嘉矣又曰孔父稱名者內不能治其閨門外取怨於民何其自相刺謬也名嘉而字孔以孔爲乳子於玄鳥至之時於時爲吉於事爲亨也故鄭公子嘉亦字子孔孫以祖字爲氏孔子之姓由孔父而稱若謂孔爲名豈孔子以祖名爲氏乎若謂孔姓名父則古今未有以父爲名者父與甫異顏之推謂凡繫字於父之父竝讀如父母之父是也穀梁謂孔子爲祖諱義亦得伸父者尊稱也孔其字也蓋亦宋之公族故孔子曰丘殷人也

郕大鼎 有郕邑有郕國隱十年魯取郕於宋郕故久爲宋邑若郕國爲文王之子所封至僖二十年郕子尙見於經非宋於此時能有其地也杜氏於取郕注云濟陰成武東南有郕城於取郕大鼎注亦云濟陰成武縣東南有郕城又曰郕國所造器也則混而爲一矣成武之郕爲宋魯犬牙相入之壤是宋邑也非郕子之

國也郢未亡地不得入宋寶器亦不得遷於宋要此大鼎乃宋於郢邑鑄之者非郢國所造也郢子之封未詳所在而成武之郢必非其國都杜解淆亂不足從

鄧 杜氏解云潁川召陵縣西南有鄧城召陵於漢屬汝南郡在西華鄧城之間今屬開封陳州蓋陳地也按桓九年鄧南鄙鄧人攻巴客而奪其幣杜云鄧在今鄧縣南沔水之北則今襄陽樊城之地在漢江北者是也爲鄧之南鄙杜氏以鄧爲鄧縣明乎其爲今鄧州矣巴人從夔州逕鄖陽循鄧州之南由襄入郢若鄧國在潁川相去甚遠安得南鄙在鄧爲巴人之借逕乎又莊六年楚伐申過鄧亦取道襄陽至鄧州遂東向申陽今信州若鄧在潁川則中隔陳蔡相去亦遠伐申安得過鄧邪鄧州之爲鄧國古今不易漢書注應劭曰鄧縣鄧侯國後漢書亦言鄧有鄧聚皆屬南陽郡若召陵之有鄧城在鄧之東蔡之北二國謀禦楚難不應東北嚮而謀之胡氏曰其地以國鄧亦與焉鄭蔡南至鄧而會謀斯爲得之

會于郕 左氏公羊皆作成胡氏獨從穀梁作郕按郕國也莊八年齊魯圍之文十二年郕伯來奔其國在濟南西北齊衛之間杜氏所謂東平剛父縣西南郕鄉

也成則魯邑也在漢泰山郡鉅平縣後爲孟氏之食邑在齊之南故曰無成則齊人必至於北門紀會魯以謀齊難自就魯以謀安敢越齊而鄧會於濟北哉且地以國者其國亦與邾近齊而微弱亦豈敢爲紀主以亢齊穀梁成傍加邑自傳寫之訛耳

祭 杜解云祭鄭邑長垣縣東北有祭城封人守封疆者因以爲氏胡氏則以爲周之命大夫按祭城之祭讀如字命於周者則祭公謀父之後與祭伯祭公祭叔同族音償其國邑在王畿內非長垣之祭也左傳稱祭封人仲足足其名也仲其字也故胡氏以與單伯同爲命卿封人之官秩卑而權輕安能操廢立之權然則封人者昔於王室爲封人非鄭之封人也天子之元士視子男封人出爲命卿正相當矣祭仲執鄭之柄使食邑於祭城而以爲氏則當有後於鄭而終春秋之世鄭無祭氏之族又足以見其同於單伯仍歸於周無後於魯也又長垣地臨濮水於春秋爲蒲所謂衛有蒲戚也而陳畱志言長垣祭城有蘧伯玉墓則祭城爲衛邑而非鄭地鄭安得有封人於祭乎以此攷之胡氏之說爲是